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2002-2003

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Collection of Theses on
Myth in Literature

2003

女詩人之死(鍾玲《生死冤家》)

李志豪

萬志良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n_proj_1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李志豪、萬志良。(2003)。女詩人之死(鍾玲《生死冤家》)。輯於《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2002-2003》(頁 290-298)。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hin_proj_1/6/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Collection of Theses on Myth in Literatur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2002-2003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水仙子神話：鍾玲《女詩人之死》

第一節 水仙子的神話

有關水仙子神話並不多，比較詳細的是取自楊同瀚譯自奧維德（Ovid）《變形記》（Metamorphoses），現列出如下：

那耳喀索斯（Narcissus 或譯納爾基索斯）現在已是三五加一的年齡，介乎童子與成人之間。許多青年和姑娘都愛慕他，他雖然豐采翩翩，但是非常傲慢執拗，任何青年或姑娘都不能打動他的心。一次他正在追鹿入網，有一個愛說話的女仙，喜歡搭話的厄科（Echo），看見了他。厄科的脾氣是在別人說話的時候她也一定要說，別人不說，她又決不先開口。

厄科這時候還具備人形，還不僅僅是一道聲音。當時她雖然愛說話，但是她當時說話的方式和現在也沒有甚麼不同——無非是聽了別人一席話，她來重覆後來幾個字而已。這是朱諾（Hera 或譯赫拉）幹的事，因為她時常到山邊去偵察丈夫是否和一些仙女在鬼混，而厄科就故意纏住她，和她說一大串的話，結果讓仙女們都逃跑了。朱諾看穿了這點之後，便對厄科說：「你那條舌頭把我騙得好苦，我一定不再讓它長篇大套地說話，我也不讓你聲音拖長。」結果，果然靈驗。不過她聽了別人的話以後，究竟還能重覆最後幾個字，把她聽到的話照樣奉還。

她看見那耳喀索斯在田野裡徘徊之後，愛情之火不覺在她心中燃起，就偷偷地跟在他後面，她越是跟著他，越離他近，她心中的火焰燒得便越熾熱，就像塗抹了易燃的硫磺的火把一樣，一靠近火便燃著了。她這時真想接近他，向他傾吐軟語和甜言！但是她天生不會先開口，本性給了她一種限制。但是在天性所允許的範圍之內，她是準備等待他先說話，然後再用自己的話回答。也是機會湊巧，這位青年正好和他的獵友失散了，因此他便喊道：「這兒可有人？」厄科回答說：「有人！」他吃了一驚，向四面看，又大聲喊道：「來呀！」她也喊道：「來呀！」

他向後面看看，看不見有人來，便又喊道：「你為什麼躲著我？」他聽到那邊也用同樣的話回答。他立定腳步，回答的聲音使他迷惑，他又喊道：「到這兒來，我們見見面吧。」沒有比回答這句話更使厄科高興的了，她又喊道：「我們見見面吧。」爲了言行一致，她就從樹林中走出來，想要用臂膀擁抱她千思萬想的人。然而他飛也似地逃跑了，一面跑一面說：「不要用手擁抱我，我寧可死，不願讓你佔有我。」她只回答了一句：「你佔有我！」她遭到拒絕之後，就躲進樹林，把羞愧的臉藏在綠葉叢中，從此一個人獨自生活在山洞裡。但是，她的情絲未斷，儘管遭到棄絕，感到悲傷，然而情意倒反而深厚起來了。她輾轉不寐，以致形容消瘦，皮肉枯槁，皺紋累累，身體中的滋潤全部化入太空，只剩下聲音和骨骼，最後只剩下了聲音，據說她的骨頭化爲頑石了。她藏身在林木之中，山坡上再也看不見她的蹤影。但是人人得聞其聲，因爲她一身只剩下了聲音。

此後，求愛遭拒的女性紛紛要求懲罰那耳喀索斯。司法女神涅墨西斯（Nemesis）決定接受請求。一天那耳喀索斯狩獵歸來，途中朝清泉一瞥，即迷上自己的倒影。其目光再也無法離開水面。終於因顧影自憐，鬱悶而亡。他死後，水邊長出一枝花，稱爲那耳喀索斯花（即水仙）。¹

第二節 《女詩人之死》的主題

小說《女詩人之死》的故事情節並不複雜。主角歐陽潔秋，在屢次找不到理想的戀愛對象而自感不能適應世界，最後她踏上自殺之路。就心理學範疇而言，潔有著水仙子人物(narcissist)的特質。在故事中，潔因爲迷上自己，而希望自己的重像能化爲真實的愛情客體(love object)。最後潔知道這不可能實現而導致悲劇收場。本篇作品以意象和譬諭組成一個女性主義世界，結構和佈局則別出心裁，亦可往返印證現代心理學的觀點。

第三節 心理分析

隨著心理分析的專門發展，心理學家發現某一類型病人的心理病徵和水仙子

¹ 《外國神話傳說大詞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公司，1989，頁 590-591

神話的人物特徵極為相似，於是乎發展出一套專門分析水仙子型人物 (narcissist)² 心理特徵的系統。後來，當學者分析水仙子式的文學作品時，大都沿用心理學範疇的概念作為分析點。以下列出一表，是選取了部分心理學家對水仙子型人物的分析概念，作為探討《水仙子神話》、《茉莉香片》和《女詩人之死》這幾篇小說的角度。

	a.) 水仙子神話	b.) 茉莉香片	c.) 女詩人之死
1.) 自我疏離——自我膨脹（自矜）／自我退縮（自卑）		✓	✓
2.) 雙親不全——缺乏現實中父母的愛或重視		✓	✓
3.) 雙性——存有多於一種性別的性格特徵		✓	✓
4.) 不存在真愛——令對象受難堪或侮辱	✓	✓	✓
5.) 自戀——迷上自己的重像／希望不受外界干擾	✓		✓
6.) 悲劇收場——永遠靜止／期待不可能出現的自我重像／不能改變環境又不能適應	✓	✓	✓

一、「自我疏離」

「自我疏離」(narcissistic alienation) 是指水仙子型人物從群體中自我抽離，變得和人們疏遠。「自我疏離」的原因，可從兩方面去理解。一方面是水仙子型人物認為自己的地位比其他人高，可能是認為他人比較世俗化，而自己的價值觀比較清高，所以不斷地自我膨脹，去到自誇、自大、自矜的情況。換言之，是自我中心 (egocentrism) 向外不斷伸展，導致看不起他人而自我抽離於群體；另一方面則是情形相反，水仙子型人物認為自己在某些地方比不上身旁的人，所以漸漸的出現自憐或自卑的現象。於是乎不停的自我退縮令水仙子型人物自我疏離於群眾。

² 「Narcissist」中文或譯作「自戀者」，但正如 Grace Stuart 指出，水仙子型人物其實是自我憎恨 (self-hatred) 的人，為免混淆，故下文仍稱之為「水仙子式人物」。(參 Grace Stuart, *Narcissist: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Self-lov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56, pp.23-131)

在《水仙子神話》我們看不到那耳喀索斯有明顯的自我疏離現象，因為文中他在打獵時是有同伴的；而且在同伴失散後、厄科和他對話時，他也有主動的要求厄科「*到這兒來，我們見見面吧。*」，所以這一特徵並不適用於《水仙子神話》。

而在《茉莉香片》中，主角傳慶是屬於「自我退縮」（自卑）的一種疏離。首先他認為自己人緣不好，「*在學校裡誰都不理他，他自己覺得不得人心。*」（p.254）。其次，當家中女傭劉媽關懷地對待他時，他又認為「*一點點的微溫，更使他覺得冷得澈骨酸心。*」（p.257）這是典型的自卑人格表現。

與《茉莉香片》不同，《女詩人之死》的主角潔屬於「自我膨脹」（自矜）的一種疏離。她的自我中心向外伸，傾向將他人世俗化。在故事中，司馬是前途一片光明的博士、猶太籍的安迪將要承繼其父龐大的產業，而潔的妹亦上進的人。在一般人眼中，他們都是理象的對象。可是，潔視司馬、安迪、以往追求過她的男士視為庸俗的人。潔得悉安迪要承繼其父的產業，便認定他是凡夫俗子：「……這是首次她見到安迪的另一面，畢竟他也是個隨波逐流、依附群體的人。」(P.145) 潔將被自己視為庸俗的人，包括其妹妹，統統比喻為爬梯子的人，只懂為前途而向上爬：「……梯上有個小人在爬，一板一眼向上爬，是司馬，穿著黑色的西裝。下面還有一個小人在爬，是安迪，……還有幾個人在爬，都是以前追求過她的男士。為什麼碰來碰去都是這類男人呢？個個都任由社會扭曲自己，推到模子中，鑄成同一型的人」(P.147)，「妹妹不會令媽操心的，因為他是個爬梯子的人」。(P.153) 潔認為自己不隨波逐流，導致自己的生活方式與他人甚至整個社會不協調。這正是潔要「自我疏離」的主因。

而陳炳良於〈水仙子人物再探〉一文指出潔展露性質的身體自我 (grandiose-exhibitionistic body-self) 是浮誇³，是「自我膨脹」的表現。潔於約會前打扮得很性感：「*今天她要改變作風，給自己的身體一個機會。於是她穿上條緊身的白色牛仔褲，再翻出抽屜裏那件鮮紅的貼身線衣，一個美國女同學送的，她從來沒有穿過，因為胸口開得太低，動一動，連奶罩都會露出來。現在鮮紅的彩霞壓著兩座雪山，雪山中間嵌著一輪圓月——那是白玉環。*」(P.130)

二、雙親不全

水仙子型人物大都是雙親不全的。所謂的「雙親不全」，狹義指的當然就是水仙子型人物的父或母是不在世的；廣義一點的意思是指水仙子型人物缺乏現實中父母的愛或重視。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指出孩提時代對自我的形成影響至為巨大⁴，所以「雙親不全」對水仙子型人物性格的形成是絕對肯定的。

³ 〈水仙子人物再探，兼析《沉淪》及《莎菲女士的日記》〉，頁 181

⁴ Benjamin B. Wolman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Psychiatry, Psychology, Psychoanalysis and

選自奧維德（Ovid）《變形記》（Metamorphoses）的《水仙子神話》沒有特別的談及那耳喀索斯的父母；但在另一版本有出現過那耳喀索斯的父母為河神克菲索斯（Cephisus）及女神勒里奧佩（Leiriope），沒有包含以上所說的「雙親不全」的任何特徵。所以「雙親不全」這點，不適用於《水仙子神話》。

在《茉莉香片》中，主角傳慶符合了狹義和廣義的「雙親不全」。他的母親早已與世長辭，「他四歲上就沒有母親。」（p.261）。不僅如此，他在父親身上也得不到愛和關懷，取而代之的是精神和肉體上的痛苦。在精神上，「他跟著父親二十年，已經給製造成了一個精神上的殘廢。」（p.264）；而在肉體上，「他的耳朵有點聾，是給他父親打壞的。」（p.252）。由此可見，傳慶的水仙子性格是從缺乏父母關心而來的。這導致傳慶在尋覓戀人時，會希望從中得到父母之愛的補償（compensation）：「對於我，你不單是一個愛人，你是一個創造者，一個父親，母親，一個新的環境，新的天地。你是過去與未來。你是神。」（p.275）

在《女詩人之死》中，潔亦合乎所謂「雙親不全」的條件。潔的爸於她幼年去世，「……爸爸說要買一隻鳥娃娃給她，……可是那一天她沒有等到鳥娃娃，也沒有等到爸爸。爸爸坐船去了遠方，媽媽說。其實爸爸坐著紅十字車去了殮房，支離破碎的爸爸」（P.148）而潔與媽的思想往往存在分歧，例如在選擇衣飾甚至配偶方面：「媽，對不起了，她放棄了媽的上上人選，不過對自己誠實比什麼都要緊！」（P.137）潔缺乏雙親的愛，遂產生自戀的傾向。從心理角度分析，萊頓（Layton）認為「父或母不在，孩子的自我結構（self structure）會有缺憾」⁵。因此潔希望在戀愛中找尋補償，尋回以往失去的愛。

三、雙性

這裡指的雙性（androgynistic），不是如人妖的那種外貌上的雙性，而是指水仙子型人物存有多於一種性別的性格特徵。比如說男孩子可能會存有女性的溫柔一面或女孩子會展現男性的陽剛一面之類。

在《水仙子神話》我們看不到那耳喀索斯有明顯的雙性特徵。反之，他一直顯現出他雄糾糾的男兒氣息，如他多次的去狩獵等等。所以「雙性」這特徵也不能套用在《水仙子神話》之上。

《茉莉香片》中，主角一出場，作者張愛玲便這樣形容他：「鵝蛋臉，淡眉毛、吊梢眼……，很有幾分女性美。」（p.252）作者不但以直接的方式表示傳慶

Neurology, Vol.7 (New York: Aesulapins Publishers, Inc., 1977), p.435

⁵ 〈水仙子人物再探，兼析《沉淪》及《莎菲女士的日記》〉，頁 182

的女性形格，還透過女主角丹朱的嘴巴告訴讀者。當丹朱解釋為什麼會把秘密告訴傳慶時，她說：「因為我把你當做一個女孩子看待。」(p.255) 旁人的看法如此之外，傳慶也發覺自己對於「言子夜的畸形的傾慕，與日俱增。」(p.267) 這明顯的反映了傳慶擁有水仙子型人物「雙性」的特徵。

在《女詩人之死》中，潔的雙性形象雖不明顯，但卻有跡可尋。在夢中，潔發現那個於床上與自己糾纏的男性是自己，「……仔細一看，那張臉竟然又是潔自己的臉！」(P.150)，即原來男性的「他」其實是女性。這亦反映了潔雙性的形象。

四、不存在真愛

心理學家認為，水仙子型人物是沒有真愛可言的⁶。據我們分析，可能是因為水仙子型人物過於自我中心 (egocentrism)，他們太重視「個人人格」(personality)⁷了。過分的利己 (egoism)，使他們缺乏奉獻真愛給他人的精神，在嚴重的自我保護之下，難得真心。以上說的是較為理論層面的東西，在實際的交往之中，水仙子型人物容易令對象受難堪或侮辱，原因亦是因為缺乏奉獻真愛之心而過度的自私 (selfish) 所致。

在《水仙子神話》裡，當厄科從樹林中走出來要擁抱她千思萬想的那耳喀索斯時，那耳喀索斯用逃跑的方式去拒絕：「不要用手擁抱我，我寧可死，不願讓你佔有我。」這令厄科感到無比的羞愧，最後更形體盡消，只能留下聲音。這是典型的水仙子型人物令對象受難堪或侮辱的一個例證。

《茉莉香片》的情況更為明顯，傳慶追求丹朱的目的，原來並不是為了喜歡丹朱：「如果她愛他的話，他就有支配她的權力，可以對她施行種種纖密的精神上的虐待。」(p.274) 這種自私的思維近於變態，也明顯的反映出當中不可能涉及真愛。

在《女詩人之死》中，如上述分析，潔有著自我膨脹的水仙子特質，一直認為自己與眾不同(重視個人人格)。另一方面，潔卻一直等待一個擁有自己形象化成的實體出現，成為她真正的戀愛對象，但這種幻想是不可能成真的，「……那是她心愛卻永遠不會成真的人」(P.147)。故事中，潔的美艷吸引到如司馬、安迪等人追求，她亦斷然拒絕了他們的追求。與水仙子神話不同，潔沒有令一眾男士們太難堪，司馬、安迪二人被潔拒絕後，司馬「沒有什麼刺傷」(P.137)，而安迪

⁶ 李焯雄〈臨水自照的水仙—從《心經》和《茉莉香片》看張愛玲小說中人物的自我疏離特質〉頁 117

⁷ 參 Mary Ann Matton, Jungian Psychology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1), pp.21-50

對於潔的困擾「一句也沒問」(P.146)。

五、自戀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應該會有自戀的心態，然而水仙子型人物的自戀比起普通人不一樣。水仙子型人物是完全的迷上了自己的重像(double)，即一視覺形象(visual image)著迷的程度已成爲一種病態。同時，水仙子式的自戀是渴望不受干擾地獨自臨水自照。這正如神話中所述，水仙子著迷於水中的影子重像，如果被干擾，水面便會泛起漣漪破壞影象。所以水仙子式的自戀是渴望不受干擾的。

在自戀的層面上，《水仙子神話》是最爲典型和貼切符合的。在神話中，那耳喀索斯「一天那耳喀索斯狩獵歸來，途中朝清泉一瞥，即迷上自己的倒影。其目光再也無法離開水面。」完全的切合水仙子式的自戀模式。

《茉莉香片》中沒明顯的涉及水仙子式的自戀。李焯雄認爲傳慶在家中找到那個曾經裝著言子夜贈給母親的《早潮》雜誌的大籐箱，便等如母親成了傳慶的鏡子，而傳慶就像水仙子呆在一池清水之前⁸。我們認爲這個說法既不類同水仙子式的自戀，又缺乏論據支持，實有點不足爲憑。

在《女詩人之死》中，潔一直等待一個擁有自己形象化成的實體出現，成爲她的真命天子。潔在擇偶時有如此要求，正因她太愛自己，迷上了自己的重像，導致其想找尋理想的愛情客體是她的心理投射，「他怎麼還不出現呢？他不爬梯子，他飛，他拒絕給推進模子中，因爲他要手創自己的塑像，制度摧毀不了他」(P.148)。「他」正是潔的形象。另外，在夢中，潔發現那個於床上與自己糾纏的人竟然是自己，這亦反映了她自戀的形象，「……仔細一看，那張臉竟然又是潔自己的臉！」(P.150)

六、悲劇收場

水仙子型人物的結局大都以悲劇收場。我們綜合了三篇文本，找出了導致悲劇的原因：一是由於希望永遠靜止。上文曾提過水仙子型人物渴望不受干擾地獨自臨水自照，這樣才可以看清自己的重像。如要永遠的不受干擾、永遠的靜止，最好的方法便是死亡。只有死亡才可達至永遠的靜止；二是由於期待不可能出現的自我重像。水仙子型人物不只是渴望凝望水影，他們還希望自己的影像能化成真正的愛情實體(love object)來和他們相戀。但當然這是不可能實現的情況，所以他們最後都會鬱鬱而終的；三是由於水仙子型人物不能改變環境又不能適應

⁸李焯雄〈臨水自照的水仙—從《心經》和《茉莉香片》看張愛玲小說中人物的自我疏離特質〉頁 109-110

9。剛才說過水仙子型人物不想被干擾，換一個角度看，就是希望時間可以過得慢些，可以讓他們沉醉於凝望自我重像的時間多些。將這概念放在現實中，就是水仙子型人物不能適應社會的急劇發展，他們希望改變為慢一點。但這亦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們既不能適應環境而又不能改變，最後他們會認為這世界不適合他們而走向悲劇的結局。

《水仙子神話》中，那耳喀索斯的悲劇來自司法女神的懲罰。他「終於因顧影自憐，鬱悶而亡。」配合了第二項造成悲劇的原因。那耳喀索斯希望自己的影像能化成真正的愛情實體（love object）來和他相戀，然而這是不存在的存在（presence of the absent）。在期待不可能出現的自我重像的情形之下，最後鬱鬱而終。

《茉莉香片》的傳慶正如第三項原因，他既不能適應環境而又不能改變，最後在悲憤交集的心情下釀成了悲劇。當丹朱拒絕傳慶的求愛時，傳慶「將她的頭拼命地向下按……她根本不該生到這個世界上，他要她回去……傳慶爬起身來，抬腿就向地下的人一陣子踢……踢到後來，他的腿一陣陣的發軟發麻。」（p.277）雖然結局不涉及死亡，但毫無疑問是悲劇收場。

《女詩人之死》的潔亦如水仙子般，以悲劇收場，「她走進浴室，扭亮燈，光著身子在白瓷浴缸裏躺下。這不是溫潤的白玉床，而是冰涼的白瓷，和板橋家中的床大小一樣。……右手緊握著薄薄的刀片，向左腕上淺藍色的脈切下去……」（P.153）。潔因上述三項原因而自毀。其一潔希望永遠的不受干擾、永遠的靜止，最好的方法便是死亡：「這麼深沉的睡眠她這一坐從來沒有經驗過，完全的靜止，很美，好令人依戀，死亡一定也是這樣」。（P.152）潔臨死前光著身子躺在白瓷浴缸，她的形象象徵著回歸母胎，像嬰兒般回到母親的懷抱。從心理角度分析，費耶克認為「這是一個虛假的目標，一個要達到生存的最原始的、近乎靜止狀態（state of homeostasis）的目標」¹⁰。其二，潔就如神話中的水仙子期待不可能出現的自我重像，知道幻想不能實現後選擇自殺。其三，正如之前分析，潔因自戀將他人世俗化，她認為自己與社會環境極不協調以至作出「自我疏離」。最後，潔亦因此而自毀。從心理角度分析，科哈特(Kohut)認為「這種自殺不是由罪惡感引起，而是由不可忍受的空虛、死寂，或強烈的羞恥所引起的」¹¹。潔的空虛、死寂由於她「自我疏離」所引至。

⁹李焯雄〈臨水自照的水仙—從《心經》和《茉莉香片》看張愛玲小說中人物的自我疏離特質〉頁 105

¹⁰〈水仙子人物再探，兼析《沉淪》及《莎菲女士的日記》〉，頁 180

¹¹〈水仙子人物再探，兼析《沉淪》及《莎菲女士的日記》〉，頁 180

第四節 心理分析不盡之處

用心理學範疇的系統去分析水仙子母題的文學作品，的確可以從主線上看出水仙子型人物的性格、特徵和心理情況。然而從文學分析和批評的角度來說，僅以心理分析是不足夠的。以《女詩人之死》為例，除了有關主角歐陽潔秋水仙子式的主線結構以外，我們還可以看到作品完成時代，鍾玲眼中看到的「新時代女性」的心態。譬如她們熱愛自主、不喜歡被傳統女性「溫柔敦厚」的框框定位、也不希望成為男性的「附件」等等。這些都是單用心理分析看不到的。所以在此特別引出一題。

附錄 中國的水仙子神話

中國的水仙子神話與以上所論及的西方水仙子神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中國的水仙子神話版本甚多，但模式大抵相同，都是男女一方因事死去，另一方則殉情之類。較為普遍的說法是相傳水仙的花神乃是娥皇和女英。據說，娥皇、女英是帝堯之女，二人同嫁給舜。姊姊為后，妹妹為妃，三人感情甚篤。後來，帝舜在南巡時駕崩，娥皇和女英即雙雙殉情於湘江。上天憐惜二人的至情至愛，便將二人的魂魄化為江邊水仙；二人也就成為臘月水仙的花神了。

參考書目：

- 《形式、心理、反應：中國文學新詮》，陳炳良著，香港，商務印書館
- 《中國現代文學與自我——第四屆現當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陳炳良編，香港，嶺南學院中文系
- 《張愛玲的世界》，鄭樹森編，台北，允晨出版社
- 《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張愛玲著，台北，皇冠出版社
- 《生死冤家》，鍾玲著，台北，洪範出版社